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電郵至wp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顧海濤

作者簡介：20歲，目前在古巴拉丁美洲醫學院讀大學三年級。

# 美麗的遇見



網絡圖片

「於千萬人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

這是張愛玲在《愛》裡寫的句子。偏偏適用於我。雖然我沒有愛情，但是我有許多美麗的遇見，譬如現在。

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在這裡，在這樣的時光和地點裡，做着自己最熱忱的事情，心中歡喜。

昨天是搬來哈瓦那那拉美醫學院Allente校區的第一天，因為安置行李、打掃衛生等一系列讓人頭大的事情，累到骨頭快散架。搞定好一切，晚上十點我爬上了床，開了電腦，準備繼續熬夜寫完編輯已經催稿的小說。戶外卻恰恰是暴戾的天氣，雷鳴閃電一片。終於雨點「劈里啪啦」地砸落了下來，彷彿是抱怨自己受到了驚嚇。

宿舍裡的女生聊天，看電影或是沉迷韓劇，如水族箱裡的魚群般閒散自在。而我卻不願，也不能。頹廢不在我的預期之內。假期的兩個月，既然篤定不回家，那麼我就得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比見到父母親友，一家人承歡更有意義的事情。我必須迅速進入狀態，寫字，一路地寫下去。但鬼怪的天氣作祟，寢室樓忽然斷電。在一片黑暗中，我失望地合上因電池損壞而已待機的電腦，閉上眼睛，聽窗外的雷聲雨聲。

毫無預兆的，對面樓上的來自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等各國的學長們嘍叫起來，像是恐怖電影裡的尖叫声。聲聲不息，一聲高過一聲。再接着，便是音色類似喇叭的樂器的叫罵，時而是跑步時所喊的「一二一」的頑皮節奏，時而是古巴人聚會時特有的鼓掌節奏。總之，熱鬧非凡又混亂不堪。奇特的是，古巴校方並不出來制止，任由着他們鬧，鬧成一團。倒是我們這群中國留學生窩着一肚子火，在床上轉轉反側睡不着。

曾經一度，各界的人士帶着有色眼鏡罵中國人是最沒有素質最無教養的人群。而慢慢地我發現，秉承着外國人口中所謂「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劣習」的我們，從不插隊，不隨地吐痰，把垃圾扔進垃圾箱……是最含蓄最隱忍的人群。最起碼，在這樣群魔亂舞的夜裡，我們安穩地躺在床上，不吵不鬧也不跳出抱怨。

電來了。隔壁樓上的人登時沉寂下來。世界一片光明，一片安寧。像是剛剛空前的嘈雜，只是幻覺一場。古巴人一向辦事拖拉，火燒眉毛都不急，時常掛在嘴邊的總是一個詞——

Espera，等待。Siempre espera，一直等待，是我們給古巴人生活狀態的定義，最完美的詮釋。

可是電來了。在一個小時之內，竟然有電工冒着風雨，搶修了電路，在古巴是一件多麼神奇的事情。想當初，在只有中國人聚集的校區，若停電，必定要耗上一天，才會有人磨磨唧唧地修理。實踐出真知，學長們定是在平日的生活中得出了許多經驗後，才能以奇招制勝。我想，我會記住那個雨夜。群魔嘶吼的雨夜，在WPS文檔上，我打出這樣一行字。

此時，我正在Allente校區裡的一個牙科診所，一間獨立的小辦公室裡，寫着我愛愛的文字。清晨的陽光透過百葉窗戶，零零散散地灑落到我的頭髮上和肩膀上。只要一抬頭，我就可以看見走廊外的青青草坪和一排高大的熱帶灌木。一樹像是木槿的紫色花朵本就異常的美豔，因為花瓣上沾上了清冽的雨滴，顯得愈加惹人憐愛。嘖嘖喳喳的鳥叫聲不絕於耳。

最是喜歡古巴人的純善。雖然因為貧窮，他們經常會顯露出自己貪婪的一面，一盒清涼油，一個中國結，或者學校發的生活用品（諸如香皂、洗髮水、止汗露），他們必定暗示明示，甚至絲毫顧及不顧及顏面地要了去，但他們總有可愛的一面。比如，剛到Allente，未曾與這裡的醫生有一面之緣的我，就可以以要給電腦充電為由，厚顏無恥地霸佔人家一整個辦公室，用着他們的桌子椅子，還毫不客氣地去喝飲水機裡的水，外加借用廁所。

這樣的情況，若在中國，必定會招來一群橫眉冷眼的人對我的嗤之以鼻。而在古巴，我卻不用擔心。安然而自在享受着別人提供給我的一切。只要不涉及金錢，古巴人總是樂於助人。

宿舍分明是有電的。只不過我習慣於安靜，習慣於在一個屬於自己的狹小空間裡，做自己的事情，有些孤單，但絕不孤獨。面對一群人的喧嘩，我常常有一種感覺，熱鬧是他們的，不是我的。可我很幸福，一直很幸福。

走廊裡來回的人走過。那些年長的工作人員總會微笑着看着我，和藹地說一句「Buenos Dias！（早上好）」對待中國的女學生，他們總是既溫柔又有耐心。他們絕對不會唐突地問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或者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讓我離開。

會很煩遇見異國的年輕男子。不為別的，就為他們那句太容易就脫口而出的「Te amo（我

愛你）！」

中國人一向內斂，羞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有太多的話難以啟齒，有太多的愛沉默心底，異國的人卻不同。倘若我們穿着漂亮的裙子或者熱褲走在街上，必定會聽見一群人吹着口哨，不懷好意地笑着道：「China, te amo！」看做無聊玩笑不答應則罷。若稍有回應，即便是作為禮貌扯出一個勉強的微笑，他們的下一句台詞就會是：「Quiero un novio cubano（想交一個古巴男友嗎）？」如此直白，以至於會讓人覺得有些恬不知恥。

當然會說這種瘋狂的話的人絕對不只是古巴人。像是秘魯、玻利維亞……在我記憶中只要是出現在古巴除了中國之外的男生，他們都是用同樣的口吻，開始同樣的話題。久而久之，我們不免會反感。就在這時一個大眼睛，頭髮卷曲的學長闖入我的視線。好奇地打量我後，走進來和我聊天。原來是秘魯的學生，已經在古巴呆了六年，不久後就要回國。

沒幾句，他卻又切入正題，「Quiero un novio peruano（秘魯的）？」見我不回答，他便曲線救國，「為什麼中國的女生都不交外國男友呢？」我不能告訴他，因為女生們都想飛得更高遠，絕對不想交諸如你們這類的窮人；我也不想解釋，在中國我們看重的是細水長流的愛情，而不是身體癡癡而偷得的片刻歡愉。於是，我敷衍，一再敷衍。

當他聳肩離開的那一刻，他念想的也許是，中國女生真是一群驕傲的孔雀。我無所謂地笑笑，繼續用十指敲打鍵盤，把他也寫進了自己的文字。良久，一個瘦小的皮膚黝黑頂着一頭金髮的女子，淡淡地笑着，連眼睛也好似笑着，「想去圖書館嗎？」

圖書館？好啊。總不能天天來這裡蹭人家的辦公室吧。合上電腦，我背起包輕快地走出去，用同樣赤誠的微笑，「你好！」

「我是秘魯的學生，你呢？」

又是秘魯？可是是一個惹人喜歡的女孩子呢。我絕不排斥異國人，只排斥那些閉着無聊，一心想從中國人身上得到好處的異國人。於是，我伸出手，「中國的。」忽地從她手心裡傳來的溫度，溫暖了我。心裡登時歡喜。在古巴，我經歷過多少如此般美妙的遇見呢？若是離開的話，應該會用一生懷念吧。

就這樣默念着，仰起臉，卻看見一片輕柔的雲彩在我頭頂上暈出花來。而走廊邊上一隻小白貓咪正「喵喵」叫着，彷彿是餓極了。

怪不怪的路線標記迎面而來，正好與我座下的巴士路線相同，不同的是顏色，不，是體積，不不不，是所屬的巴士公司。我差點就給忘了新時代的降臨，說實在，新巴士公司的車不斷在路上試行，感覺上好不自然。

迎面而來的巴士，除了司機外本應空無一人，但對面的車廂內卻彷彿存在數個人影，就在我用力張開眼皮，準備看清這引人好奇的車廂之時，一聲響聲加上一下震盪，我差點就以為自己的靈魂被撞出了肉身，從此自由飄泊了。可是待我回過神來，面前的影像比靈魂出竅更叫人咋舌。按照慣例，發生交通意外後必定會看到的是兩車司機下車開罵，你一言，我一語，各自訴說對方的不是，務求將責任推走，這次的車禍後罵戰依舊展開，奇怪的是另外一輛巴士的司機實在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一個你見過卻叫不出名字的人，就像剛才上車時看到的巴士司機一樣。

一次輕微的碰撞算不上危及生命，但足以令

不適的感覺揮之不去，除了腦袋有點暈，手腕也似乎因為碰撞而拉傷了，看着兩個罵得面紅耳赤的巴士司機，情形就如同兩個容貌一樣的人在對罵，如果說他們倆碰巧是雙胞胎兄弟尚可解釋，但令我瞠目結舌的，不是巧合相似的司機，而是另一車廂內，與我容貌相若的乘客，正在注視他的我也正在被他注視，看着他就像看着玻璃上的倒影一樣，要不是他的動作與我不同步，我還根本不會發現到他不是影像而是實體，面對一個素未謀面的他，我擺出一個像與外星人會面的手勢，善意的揮手和有點生硬的微笑，換來的，卻是一個冷徹心房的側目淺笑，看似並不友善。

車外司機爭吵聲越來越大，爭吵的內容好像已經不在交通事故上了，實際在談論什麼我不清楚，反正我聽到了一句「八月之後，你自然會被我完全取代，然後突然消失……」之後我再回想對面車廂的冷笑，一種極為無助的恐懼與失落浮現眼前。

短載

伍淑賢

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六）

「鋼絲擦」事件之後，「二叔」靜了下來，轉往地下發展。我們是新學校，偌大的校舍，起初只有中一中二兩級學生，地方很鬆動，尤其術科教學大樓，竟日沒人影。小息和午飯時間，同學自由在梯間和走廊活動。有三兩閒談的，有幾個圍住一個，抱吉他唱民歌的，最喜歡唱音樂課教的民歌，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還有給陳美齡翻唱得火紅的Circle Game。美術室和音樂室沒課的時候，都沒上鎖，學生可以進去，不會搞破壞，也沒人偷東西。

有天小息，我經過美術室，聽見有人叫「病毒」，即是叫我了。大門虛掩，應手即開，裡面熱鬧着呢。有七八個人，我們乙班有大品小品堂兄妹，「玄妙大師」和「二叔」，甲班也有幾個人。在「二叔」和小品，像正演出甚麼的樣子。「玄妙大師」站一旁，手執掃把，扮掃地。

「『病毒』，快過來坐着看。」大品給我拉把木凳。原來她們在演《扮皇帝》，是林黛的名戲。「二叔」做正德皇帝，小品是鳳姐，「玄妙大師」當店小二大牛！

「做皇帝，你在行，這話說得太荒唐。甚麼生意都聽過，沒聽過皇帝這一行。」這段我懂！跟她們一起大聲和唱：沒聽過皇帝這一行。

扮完皇帝，就要去龍鳳店「戲鳳」了。今次輪到甲班的來唱，「玄妙大師」把掃把交給另一個大牛。龍，氣勢步進來，唱：姓朱，名德正，家住北京城，二十歲，還未訂過親。跟着，龍要鳳跟他一起回京城：好雙雙對對配龍鳳，深宮上苑度晨昏。最尾那句我從來沒機會聽清楚，今回讓我聽懂了，想了好一回。

以後，我小息一有空，就往美術室跑，看她們的地下演出。原來她們的戲碼很多，有《小放牛》、任白的《庵裡》、《劍合釵圓》，還有從粵語片《家》和《雷雨》學來的幾段戲，再加大袍大甲《風閣恩仇未了情》。「二叔」其實不十分唱得，但既會演，就會導，像《劍合釵圓》這種戲，「二叔」只簡單教同學順手拈枝畫筆當眉筆，死也無憾的情義就出來了。看這些跟我每天一起坐車、一起吃飯的同學，突然變了正德皇，長平公主，四鳳，覺新，一轉身，從明清民國走出來。人還是那個，忽然順着戲軌說生死，一些我從沒聽過的話，我覺得不認識他們了。不知為甚麼，每次看，心裡都激動。

有次我問「二叔」，為甚麼不把這些東西給班主任蔡小姐看，爭取演出呢？大家唱得這樣好，只我們幾個欣賞，多可惜。「二叔」說這是玩的，開心過就是，「而且蔡小姐她們也不懂這些。」

誰懂誰不懂，我不知道，我只記得那年春天，全港學校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很多老師約好了，一起罷課，為了向政府爭取薪酬。確實是甚麼意思，我們都說不清楚，只記得修女校長發條子給全體家長，說那天學校正常開放，務必學生回來。因為已在行夏令課程，所以只是半天而已，一點多就可以走。

那天早上，修女校長在早會時宣佈，先上教室自修兩節課，由不參加罷課的老師維持秩序，到十點半，全體學生去禮堂集合，全校開音樂會！大家沒想到會有這種節目，歡呼起來。可誰表演呢？沒同學有準備。

修女校長這時講了，今天部分老師不教書。雖是罷課，只要大家守秩序，不吵，不亂，她不反對。然後，她請蔡小姐講今天音樂會的安排。大家都很興奮。蔡小姐穿了鮮色的恤衫西褲，跳上早會用的小舞台，說：「平時都是同學表演給老師看，今天是香港第一次老師罷課，我們也來點新鮮的，由老師表演給你們看！」台下我們尖叫、拍手，但她不肯說有甚麼節目。

十點三刻，我們非常期待地去禮堂坐下。今天沒有糾察，大家自由挑位子，也有席地坐的，有同學走來走去，沒司儀報幕。節目開始，首先是地理和生物老師拍檔，雙吉他合唱電影《碧血黃花》的Joe Hill，為大會點題。熱身後，所有老師突然年輕了，變回學生般，有跳上台清唱走音《香天》的，有表演土風舞的，有光站上台、甚麼都不說，大家都已覺得很好笑的幾個阿Sir，其實並不知他們表演了甚麼。然後音樂老師拉了段小提琴，年輕的國文老師，如常穿棗紅色旗袍，上台坐下，給我們彈古箏。最後，全體老師上台大合唱，唱香港公益金的主题曲：人人要盡快去捐助公益金，常行善，定有無限福蔭。台下好像還有人傳捐款箱呢。

這就是我們一九七三的胡士托。

詩意偶拾

晝天

### 惘川

凌晨五點鐘 天已經快黑了  
不是十五 針尖並不圓 太陽仍舊如鐮刀  
獨自行走在道路兩岸  
乘坐晚點的末班地鐵 到北京西站接我那  
乘坐晚點的黑夜趕來的朋友  
她從烏魯木齊來 到迪化去 只在北京  
停留一會兒 然而地鐵不開

六點鐘在一家飯館點兩盤好菜  
老闆娘很溫柔 只是辣椒有點辣  
然而店門還是沒有開

大街上煎餅攤的漢子熟練地攤煎餅  
翻起兩片薄皮嘴唇 又加些青蔥  
和蔥末兒 鏡子以及碎片  
夜晚從北京到鄭州的慢車上  
我快步走 架勢如野豬 然而我不能  
銀河淤積 我抬頭看不見湖底和塔尖  
卻被囚於一場最原始的隱喻

老人手裡拿着兩顆發酸的橘子  
衰老的咳嗽 大聲打電話 從烏魯木齊  
來的人誤把新鄉聽成了新疆  
於是探進窗戶和窗簾裡 看見玻璃上  
燈光輕易而迅速地從她的身體裡游了過去

七月初太陽被照相機和眼睛灼痛  
傷口因燈光而愈久難癒  
六月房屋比其他月份都要高  
眼珠躁動不安 就要撕裂眼皮而去  
然而九月的閃電總會策馬而來 正如每個初生的野獸  
所預言的那樣

浮城誌

霜滿林

## 取代

八月之後，這裡的公共交通網絡將面臨一個全新的局面。

羊腸小道上的巴士來來往往，每輛巴士車頭上總會標上一個專屬的路線標記，代表的，不單單是行車的路線，還代表了該輛巴士從屬的公司，直到現時為止，這種分門分派的區別都不外乎兩大門派，然而世事無常，第三大門派即將橫空誕生。

縱使這個小城今日已不再小，但馬路和街道依然狹窄。

每天坐同一路線巴士的我，對於路上的景象最熟悉不過，路線的站名在我口中如數家珍，有時我甚至懷疑，自己比駕駛席上的司機更了解這條路線的資料，可是每當一個人最是驕傲自滿的時候，上天總會給予難題鳴止。一個見